

中国小说史料丛书

無聲戲

李 渔 著

杜浚批评



责任编辑：陈建根

封面设计：古 干

无 声 戏

wu sheng x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145,9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7 $\frac{1}{8}$ 插页4

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-3,250

ISBN 7-02-000717-1/I·718 定价 2.50 元

無聲戲序

文章經千百世而不磨者。
未嘗以時為高下。然亦有
十餘年之間。難易相去霄

秋諸傳亦可。

偽齋主人漫題





第三回《改八字苦尽甘来》插图



第八回《鬼输钱活人还赌债》插图



第十二回《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》插图

《中国小说史料丛书》编辑说明

我国古代小说,源远流长,作品繁富,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,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,可资借鉴的地方很多。但一般作品,都同时存在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,必须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指导下,加以分析批判,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,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。小说史的研究,在鲁迅先生开拓的道路和奠定的基础上,建国以来又有所前进。由于小说的品种出版较少,资料缺乏,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入。本丛书编辑出版的目的,即为适应文学史研究工作和大学文科教学工作的需要,同时为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材料。

本丛书主要选收宋代至清末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,内容接近小说的讲唱文学,如弹词、宝卷等,亦酌情选收。建国后已出作品无需另作整理者,本丛书即不再列入。

本丛书所收作品,力求选取较好的版本为底本,加以标点和必要的校订,保留原书的序跋,并视具体情况,选择有参考价值的资料,作为附录。

希望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整理工作提出意见,以便随时改进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一年九月

无 声 戏 序

文章经千百世而不磨者，未尝以时为高下，然亦有十餘年之间，难易相去霄壤者，如今日之小说是矣。万历以来，大人先生享承平之福，言及一夫作难，则震畏恐怖，不敢置对，向不更事者，夺其魄易，而醉其心亦易。若今日童稚妇女，举亘古一见再见之事而习见之，犹人目击阿房之盛，而著小说者，将夸海市以耸其听，岂可得乎？若以劝戒言之，则人有非高庙玉环不盗，非长陵抔土不取者，虽孔子居其前，《春秋》列其侧，尚无可如何，乃欲救之以小说，夫谁信之？而《无声戏》不然，其大旨谓世之所处多逆而少顺，就才貌言之，亦易见而足恃矣。若以为必售之资，即位兼将相，宠冠嫔御，而志犹未足；以为必不售之资，则汾阳回銮灵武与武穆抱痛临安，文姬身返汉廷与明妃恨留青冢，死败者理之常，而生成者事之变也。能明此义，虽冶容果堪绝代，赤手自挽银河；一旦画图省识，琵琶遣行，蜚语惊闻，弧矢夕陨。正当抢地呼天之际，尚以此作火宅中清凉饮子，况生宇宙熙恬之日，附翼攀鳞者，耐金不寒带砺之盟，锦袍得拜歌舞之赐，睹此持盈守正，免于祸患者哉？如是则《说难》可废。以为戏可，即以为《春秋》诸传亦可。

伪斋主人漫题。

目 录

无声戏序	伪斋主人 1
第 一 回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此回有传奇即出	1
第 二 回 美男子避惑反生疑此回有传奇嗣出	27
第 三 回 改八字苦尽甘来	46
第 四 回 失千金福因祸至	56
第 五 回 女陈平计生七出	78
第 六 回 男孟母教合三迁	90
第 七 回 人宿妓穷鬼诉嫖冤	112
第 八 回 鬼输钱活人还赌债	126
第 九 回 变女为儿菩萨巧	148
第 十 回 移妻换妾鬼神奇	163
第十一回 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	178
第十二回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此回有传奇嗣出	191
校点后记	211

第一回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

诗云：

天公局法乱如麻，十对夫妻九配差。

常使娇莺栖老树，惯教顽石伴奇花。

合欢床上眠仇侣，交颈帏中带软枷。

只有鸳鸯无错配，不须梦里抱琵琶。〔妙句。〕

这首诗，单说世上姻缘一事，错配者多，使人不能无恨。这种恨，与别的心事不同。别的心事，可以说得出、医得好，惟有这桩心事，叫做哑子愁、终身病，是说不出、医不好的。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，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诉苦，姊妹人家去遣遣兴，纵然改正不得，也还有个娶妾讨婢的后门。只有美妻嫁了丑夫，才女配了俗子，止有两扇死门，并无半条生路，这才叫做真苦。古来“红颜薄命”四个字，已说尽了。只是这四个字也要解得明白，不是因他有了红颜，然后才薄命；只为他应该薄命，所以才罚做红颜。但凡生出个红颜妇人来，就是薄命之坯_{音酷}了，那里还有好丈夫到他嫁，好福分到他享。当初有个病人，死去三日，又活转来，说曾在地狱中，看见阎王升殿，鬼判带许多恶人，听他审录。他逐个酌其罪之轻重，都罚他变猪变狗变牛变马去了。只有一个极恶之人，没有甚么变得，阎王想了一会，点点头道：“罚你

做一个绝标致的妇人，嫁一个极丑陋的男子，夫妻都活百岁，将你禁锢终身，才准折得你的罪业。”那恶人只道罪重罚轻，欢欢喜喜的去了。判官问道：“他的罪案如山，就变做猪狗牛马，还不足以尽其辜，为何反得这般美报？”阎王道：“你那里晓得，猪狗牛马，虽是个畜生，倒落得无知无识，受别人豢养终身，不多几年，便可超生转世，就是临死受刑，也不过是一刀之苦。那妇人有了绝标致的颜色，一定乖巧聪明，心高志大，要想嫁潘安、宋玉一般的男子；及至配了个愚丑丈夫，自然心志不遂，终日忧煎涕泣，度日如年，不消人去磨他，他自己会磨自己了。若是丈夫先死，他还好去改嫁，不叫做禁锢终身；就使他自己短命，也不过像猪狗牛马，拚受一刀一索之苦，依旧可以超生转世，也不叫做禁锢终身；我如今教他偕老百年，一世受别人几世的磨难，这才是惩奸治恶的极刑，你们那里晓得。”〔这等看来，如今的恶人，都是将来的美女，该预先下聘才是。〕

看官，照阎王这等说来，红颜果是薄命的根由，薄命定是红颜的结果。那哑子愁，自然是消不去；终身病，自然是医不好的了。我如今又有个消哑子愁、医终身病的法子，传与世上佳人，大家都要紧记。

这个法子，不用别的东西，就用“红颜薄命”这一句话，做个四字金丹。但凡妇人家，生到十二三岁的时节，自己把镜子照一照。若还眼大眉粗，发黄肌黑，这就是第一种恭喜之兆了，将来决有十全的丈夫，不消去占卜。〔妙。〕若有二三分姿色，还有七八分的丈夫可求。若有五六分的姿色，就只好三四分的丈夫了。万一姿色到了七分八分、九分十分，又有些聪明才技，就要晓得

是个薄命之坯，只管打点去嫁第一等、第一名的愚丑丈夫。时时刻刻以此为念，看见才貌俱全的男子，晓得不是自己的对头，眼睛不消偷觑，心上不消妄想。预先这等磨炼起来，及至嫁到第一等、第一名的愚丑丈夫，只当逢其故主，自然贴意安心，那阎罗王的极刑自然受不着了。若还侥幸嫁着第二三等、第四五名的愚丑丈夫，就是出于望外，不但不怨恨，还要欢喜起来了。〔极奇的话，又是极正的话；极道学的话，又是极风流的话。笠翁真异人也。〕人人都用这个法子，自然心安意遂，宜室宜家。哑子愁也不生，终身病也不害；没有死路，只有生门。这“红颜薄命”的一句话，岂不是四字金丹。做这回小说的人，就是妇人科的国手了。奉劝世间不曾出阁的闺秀，服药于未病之先；已归金屋的阿娇，收功于瞑眩之后，莫待病入膏肓，才悔逢医不早。〔闺门之内，有不尸祝笠翁者，必非佳人。〕我如今再把一桩实事，演做正文，不像以前的话，出于阎王之口，入于判官之耳，死去的病人，还魂说鬼，没有见证的。

明朝嘉靖年间，湖广荆州府有个财主，姓阙字里侯。祖上原以忠厚起家，后来一代富似一代，到他父亲手里，就算荆州第一个富翁。只是一件，但出有才之贝，不出无贝之才。莫说举人进士挣扎不来，就是一顶秀才头巾，也像飞天冠一般，承受不起。里侯自六岁上学，读到十七八岁，刚刚只会记帐，连拜帖也要央人替写。内才不济也罢了，那个相貌一发丑得可怜。凡世上人的恶状，都合来聚在他一身，半件也不教遗漏。好事的，就替他取个别号，叫做“阙不全”。为甚么取这三个字？只因他五官四肢都带些毛病，件件都阙，件件都不全阙，所以叫做“阙不全”。那几件

毛病：

眼不叫做全瞎，微有白花；面不叫做全疤，但多紫印；手不叫做全秃，指甲寥寥；足不叫做全蹠，脚跟点点。鼻不全赤，依稀略见酒糟痕；发不全黄，朦胧稍有沉香色；口不全吃，急中言，常带双声；背不全驼，颈后肉，但高一寸。还有一张歪不全之口，忽动忽静，暗中似有人提；更馀两道出不全之眉，或断或连，眼上如经樵采。〔知八不就为牌中之赢主，便知十不全为人中之富相。〕

古语道得好：“福在丑人边。”他这等一个相貌，享这样的家私，也勾得紧了。谁想他的妻子，又是个绝代佳人。父亲在日，聘过邹长史之女。此女系长史婢妾所生，结亲之时，才四五岁。长史只道一个通房之女，许了鼎富之家，做个财主婆也罢了，何必定要想诰命夫人，所以一说便许，不问女婿何如。谁想长大来，竟替爷娘争气不过，他的姿貌，虽则风度嫣然，有仙子临凡之致，也还不叫做倾国倾城；独有那种聪明，可称绝世。垂髫的时节，与兄弟同学读书，别人读一行，他读得四五行；先生讲一句，他悟到十来句。等到将次及笄，不便从师的时节，他已青出于蓝，也用先生不着了。写得一笔好字，画得一手好画。只因长史平日以书画擅长，他立在旁边看看就学会了，写画出来，竟与父亲无异，就做了父亲的捉刀人，时常替他代笔。后来长史游宦四方，将他带在任所。及至任满还乡，阙里侯又在丧中，不好婚娶。等到三年服阙，男女都已二十外了。长史当日许亲之时，不料女儿聪明至此，也不料女婿愚丑至此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方才晓得错配了姻缘，却已受聘在先，悔之不及。邹小姐也只道财主人家儿

子，生来定有些福相，决不至于鳏头鼠脑，那“阙不全”的名号，家中个个晓得，单瞒得他一人。

里侯服满之后，央人来催亲，长史不好回得，只得凭他迎娶过门。成亲之夜，拜堂礼毕，齐入洞房。里侯是二十多岁的新郎，见了这样妻子，那里用得着软款温柔，连合卺杯也等不得吃，竟要扯他上床。只是自己晓得容貌不济，妻子看见，定要做作起来，就趁他不曾抬头，一口气先把灯吹灭了，然后走近身去，替他解带宽衣。〔丑新郎□亲的秘诀，大家紧记。〕邹小姐是赋过嫖梅的女子，也肯脱套，不消得新郎死拖硬扯，顺手带带，也就上床。虽然是将开之蕊，不怕蜂钻；究竟是未放之花，难禁蝶采。摧残之际，定有一番狼藉。女人家这种磨难，与小孩子出痘一般，少不得有一次的，这也不消细说。〔极戏谑的话，说来又不伤雅，所以为妙。〕只是云收雨散之后，觉得床上有一阵气息，甚是难闻。邹小姐不住把鼻子乱嗅，疑他床上有臭虫，那里晓得里侯身上，又有三种异香，不消烧沉檀，点安息，自然会从皮里透出来的，那三种：

口气，体气，脚气。

邹小姐闻见的是第二种，俗语叫做狐腥气。那口里的，因他自己藏拙，不敢亲嘴，所以不曾闻见。脚上的，因做一头睡了，相去有风马牛之隔，所以也不曾闻见。邹小姐把被里闻一闻，又把被外闻一闻，觉得被外还略好些，就晓得是他身上的原故了，心上早有三分不快。只见过了一会，新郎说起话来，那口中的秽气，对着鼻子直喷，竟像吃了生葱大蒜的一般。邹小姐的鼻子，是放在香炉上过世的，那里当得这个熏法。一霎时，心翻意倒起

来，欲待起来呕唾，又怕新郎知道嫌他，不是做新人的厚道，只得拚命忍住。忍得他睡着了，流水爬到脚头去睡，谁想他的尊足与尊口也差不多。躲了死尸，撞着臭蚤，弄得个进退无门。〔号咷痛哭之人，把这回小说与他一看，自然会狂笑起来。〕坐在床上思量道：“我这等一个精洁之人，嫁着这等一个污秽之物，分明是苏合遇了蜣螂，这一世怎么腌臢得过！我昨日拜堂的时节，只因怕羞，不敢抬头，不曾看见他的面貌。若是面貌可观，就是身上有些气息，我拚得用些水磨工夫，把他刮洗出来，再做几个香囊与他佩带，或者也还掩饰得过。万一面貌再不济，我这一生一世怎么了！”思量到此，巴不得早些天明，好看他的面孔。谁想天也替他藏拙，黑魇魇的再不肯亮。等得精神倦怠，不觉睡去。忽然醒来，却已日上三竿，照得房中雪亮。里侯正睡到好处，谁想有人在帐里描他的睡容。邹小姐把他脸上一看，吓得大汗直流，还疑心不曾醒来，在梦中见鬼。睁开眼睛，把各处一相，才晓得是真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里侯在梦中惊醒，只说他思想爷娘，就坐起身来，把一只粗而且黑的手臂，搭着他腻而且白的香肩，劝他耐烦些，不要哭罢。谁想越劝得慌，他越哭得狠。直等里侯穿了衣服，走出房去，冤家离了眼前，方才歇息一会。等得走进房来，依旧从头哭起。从此以后，虽则同床共枕，犹如带锁披枷。憎嫌丈夫的意思，虽不好明说出来，却处处示之以意。

里侯家里，另有一所书房，同在一宅之中，却有彼此之别。邹小姐看在眼里，就瞒了里侯，教人雕一尊观音法像，装金完了，请到书房。待满月之后，拣个好日，对里侯道：“我当初做女儿的时节，一心要皈依三宝，只因许了你家，不好祝发。我如今替你

做了一月夫妻，缘法也不为不尽。如今要求你大舍慈悲，把书房布施与我，改为静室，做个在家出家。我从今日起，就吃了长斋，到书房去独宿，终日看经念佛，打坐参禅，以修来世。你可另娶一房，当家生子，随你做小做大，我都不管，只是不要来搅我的清规。”说完，跪下来拜了四拜，竟到书房去了。里侯劝他又不听，扯他又不住，等到晚上，只得携了枕席，到书房去就他。谁想他把门窗户扇都封锁了，犹如坐关一般，只留一个丫鬟在关中服事。里侯四顾徬徨，无门可入，只得转去独宿一宵。到次日，接了丈人丈母进去苦劝，自己跪在门外哀求。怎奈他立定主意，并不回头。过了几时，里侯善劝劝不转，只得用恶劝了。分付手下人，不许送饭进去，他饿不过，自然会钻出来。谁想邹小姐求死不得，情愿做伯夷、叔齐，一连饿了两日，全无求食之心。里侯恐怕弄出人命来，依旧叫人送饭。一日，立在门外大骂道：“不贤慧的淫妇，你看甚么经，念甚么佛，修甚么来生？无非因我相貌不好，本事不济，不能勾遂你的淫心，故此在这边装腔使性。你如今要称意不难，待我卖你去为娼，立在门前，只拣中意的，扯进去睡就是了。你说你是个小小姐，又生得标致，我是个平民，又生得丑陋，配你不来么？不是我夸嘴说，只怕没有银子，若拚得大注银子，就是公主西施也娶得来！你别眼睛看我，我偏要娶个人家大似你的、容貌好似你的回来，生儿育女，当家立业，你那时节不要懊悔！”邹小姐并不回言，只是念佛。

里侯骂完了，就去叫媒婆来分付说：“要个官宦人家女儿，又要绝顶标致的，竟娶作正，并不做小。只要相得中意，随他要多少财礼，我只管送就是。媒钱也不拘常格，只要遂得意来，一个

元宝也情愿谢你。”自古道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只因他许了元宝谢媒，那些走千家的妇人，不分昼夜去替他寻访。第三日就来回覆道：“有个何运判的小姐，年方二八，容貌赛得过西施。因他父亲坏了官职，要凑银子，寄到任上去完赃。目下正要打发女儿出门，财礼要三百金，这是你出得起的。只是何夫人要相相女婿，方才肯许；又要与大娘说过，他是不肯做小的。”里侯道：“两件都不难。我的相貌，其实不扬，他看了未必肯许，待我央个朋友做替身，去把他相就是了。至于做大一事，一发易处。你如今就进关去，对那泼妇讲，说有个绝标致的小姐，要来作正，你可容不容？万一吓得他回心，我就娶不成那一个，也只当重娶了这一个，一样把媒钱谢你。”那媒婆听了，情愿趁这注现成媒钱，不愿做那桩欺心交易，就拿出苏秦、张仪的舌头来，进关去做说客。谁想邹小姐巴不得娶来作正，才断得他的祸根。若是单单做小，目下虽然捉生替死，只怕久后依旧要起死回生。就在佛前发誓道：“我若还想在阙家做大，教我万世不得超升！”媒婆知道说不转，出去回覆里侯，竟到何家作伐。约了一个日子，只说到某寺烧香，那边相女婿，这边相新人。

到那一日，里侯央一个绝标致的朋友，做了自己，自己反做了帮闲，跟去偷相。两个预先立在寺里等候。那小姐随着夫人，却像行云出岫，冉冉而来。走到面前，只见他：

眉弯两月，目闪双星。摹拟金莲，说三寸，尚无三寸；批评花貌，算十分，还有十分。拜佛时，屈倒蛮腰，露压海棠娇着地；拈香处，伸开纤指，烟笼玉笋细朝天。立下风，暗嗅肌香，甜净居麝兰之外；据上游，俯观发采，氤氲在云雾之间。